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　崔琦
邊韶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

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爲御史大夫延年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卑坐皆易其處也篇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篇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篇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爵關內侯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難詩外傳曰知其所知乃爲知者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殷庚以殷衰自奄遷都亳乃南度河徙都於亳人咨胥怨不欲遷乃作書三篇以告成周之隆乃即中洛周成王就土中都洛陽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虙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險務平易注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室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皆固矣使秋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代我難也或高誘注云明周公持德不持險也或富貴思歸不顧見龍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幹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說而高相自蜀漢出襲擊之則見前書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戊卒婁敬說高祖都長安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墝埆薄地也前書曰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墝音苦角反埆音苦交反塉音苦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

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幷輿洛邑巡于西岳光武紀曰甲寅西狩處而行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也排閶闔入函谷閶闔在今洛州新安縣也關天門也函谷故關也觀阸於崤
函觀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尹修復陵寢慘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諸侯之隘聲喟歎也遂天旋雲游造舟于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並也以舟相並而齊也航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并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行布也橫絕也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舲船也產后土產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禮郊
郊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鳥獸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郊高車
廄於長安脩理東都城門長安六門城門北頭第一門也東面橋涇渭往往繕雖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覩龍首撫未央覩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蟠于其北作未央宮撫循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覩視也音參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之也是時山東
會煞孤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客有為篤言彼指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
舟焰井喻小也莊子曰焰井之魚也賈誼吊屈原文曰使騏驥垂兩耳而服鹽車兮驥常之汙辱其節兮駕蹇驢而無策兮騏驥伏而不行兮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覩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寧溷濁而遠去兮固自引而遠逝豈甘心乎此域以威神兮固將制此鯨魚何必懷此都也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鵩鳥集于舍止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萌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其後不祥淹速之度語默之端禍兮福所伏憂喜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王濞兮誅以劒鋒夫差種兮東越奔大小相並兮利鈍相傾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缪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地爐冶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知所極忽忽若夢兮惛惛若醉大人不曲兮畸士不偶愚知同域兮誰識臧否細故何足控搏大德不小節兮乃全綱紀品庶咸亨兮各得其所真人恬漠兮獨與道俱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娛乘流則逝兮得坐忘虛獲福反祥兮禍來謀人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畸士不偶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罪反潛音烏迫反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崇高盛也世據靡州之利而令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也喻曉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弁兼桀宦作亂違也宦官也如猾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起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名也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劒名也高祖拔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暴秦名也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劒名也高祖拔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蹈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揚賦巨橫巨海橫崑崙此言蹈跨喻盛大也奮彗光掃項軍書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掃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



爰滌言誅之也劉敬建策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行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晁錯曰漢興高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單于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頻殺其父頭曼單于而自立頭曼單于爲書使譴高后曰孤僨之君下獨立孤僨獨居而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雒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

報之也遂合票驕驃騎將軍勒任衛青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勇也勇
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
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匈奴王庭在朔方之北漢書曰中山
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東狄之總稱也
燒罔羨毛布也毳氈也氈毛爲之單于妻
旃廉居灰珍奇廉居西域國也居音渠
檀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箭也釘鹿言人如鹿音離勾奴有左右鹿蠡王前
書作蠡馳阬岸獲昆弥昆弥西域國也虜傲倨方言倨養馬人也字書倨音倨
無傲字諸家並音傲很爲衆犢反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區累盧馳馬驢馳宛馬
大宛國名便決騠音啼也
出汗血馬華駃騠駃騠馬也生十日而超其母也
振人荒絕峯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張掖敦煌也并域圍都尉主之
以敦煌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蜀國都尉也
揚檀解朝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王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
捶擊也寥狼猶豺狼也
氐羯巧詐並西南夷號東擽
言云擽戮也踐也躪擽
也音吝滅貊東夷號也南羈
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
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撾殘文身海波涕血郡縣日南漂桀朱崖
員曰南珠崖儋耳九郡漂桀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若崖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昧蒼梧都鬱林合浦交阯九
百里驛音審部尉秉南秉有黃支黃支
曰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綏耳瑁
雕題交阯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涅之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
摧天督即天空也秉象

犀犎蝟蛤碎瑁玳瑁玳瑁甲薄
取其甲也戴殘也觜觿大龜亦珠
瑁之屬觜音子期反觿音以規反
捥蜜之屬也表裼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虎豹豺狐失氣恐喙言
至地而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額殺也以額
其恐惧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籍靡土之饒得
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
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
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
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
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三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
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中興文帝立昌
邑發而宣帝中興也 皆莫能遷於靡

州而北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
愛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雒州本帝皇所以
育業 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
王居酆武王居鎬並在関中故曰育業也 霸王所以行功
戰士角難之場也 雒州厥田惟上 尚書
雒州厥田上上 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
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
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 梗枏檀柘蔕
詩曰陶嶽 果蓏實畎瀆潤於水泉
灌溉既說又曰於澮澮淺也 饒野漸澤成川粳稻陶豫遂
王曰今水中沈草也 蒸生也 爾雅曰
介金 田田相如鐔鐩株林 相如言地饒沃美相類也廣雅
曰鐔推出音甫衆反澤多云鐔

鏈也謂以鏈鑽去
材木之株蘖也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
引水溉之而布種
也既有蓄積院塞四臨西枝隴蜀南通漢中北據
谷口東阻嶔巖谷口在今雲陽縣嶔巖謂峭
其子而我之曰汝必死於靖之嚴岭之下
也嶔音吟關函守嶢山東道窮函谷關也在藍田南故武關之
西嶢音堯置列冊隴廳偃西戎廳音拒守襄斜嶺南不
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黃河之津 鴻渭之流徑入
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
南暨聲諸夏咨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往云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阨塞
要害關梁之險多所拾帶拾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一卒舉礮千
夫沈滯礮石也前書匈奴剩隅下礮石音力對反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秋路
津梁大山石塞龍蛇蟠簪笠君羊腸道狹句門一人守險千人弗敢過也地埶便利介胄悍
與守近利以攻遠剽急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攻遠也士卒易
保人不內相左傳鄭由內相牽羊以降楚言可守近士卒勇疾故易保守不降下也聾十有二是
爲賸言史尚書曰聾十有二州關中士卒易與并兼也雍州曰第一故州謂雍梁荊豫徐揚青兗冀幽并
爲賸者也用霸則兼并謂秦六國也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爲諸侯最
修文則財行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
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倫忍淵囿篡器慢遠倫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
也中徒以埶便莫能革危卒忽死音倉假之十八誅自京

師莽君攝莫公年十八
自年公實就始動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
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紀維
故致敗亡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
伏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
伏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
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敬化之主不代出言有時而出難常遇也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人靈祇謂呼池水及白衣老父等也
立號高邑羣旗四麾
首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
虎怒之旅如虎如螭
前書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北發禹滿異吳漢耿弇等
闘如虎虎注云虎之怒號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號音乎交反師之
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
尚書太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燔祭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礼也剸割也音之兗反謂高祖斬蛇也大
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
鏌邪龍淵翎鮮貝錦後傳說文鏌鋣劍也音莫邪首謂健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莫邪劒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星名也史記曰天狼主侵掠弧矢也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
南剋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懾洛都乃廓
亟帝宇濟燊人於塗炭成光武之亹亹遂興復乎
大漢介雅曰亹亹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瘵也而主上方以為憂忽諼萌之不寤楊子雲長楊賦曰恩萌為之不安謂衆為此賦每敕子雲甘泉長楊事意此義即忽也時罷郡守將史歆及文吏儀側反盡勞七入

匈奴故云忿其不录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慶州也遺猶留也方躬勞聖恩以率海內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結音潰曰申若夫文身畏飲緩耳之王椎結左衽鏤錫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卒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武羅穿耳以鏤部葉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渠白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鏤音牛于反堪蒼白錫鋁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墜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古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命也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方傳曰吾將略地焉譯也遠救於乞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德吐惠含仁涖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晉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涖恩在歲涖音沈易通卦驗曰冥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麋鹿解角蟬始鳴芸始生虎始交至春分則雷發聲蟄蟲始振桃李華蟄蟲出振動也雷風至夏至日長至麋鹿解角蟬始鳴芸始生虎始交至春分則雷發聲蟄蟲始振桃李華蟄蟲出振動也風至立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至立冬則風至也分閏闓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固掘而二損道無隆而不殺陽盛則運陰虛則虧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南淮器顛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曰中而移月盈而虧日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被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君子之志危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

忘乎西都何少去洛邑之淳澆與篤後仕郡文學
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
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爲破羌將軍以男武代爲左將軍更尽之父篤
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
著名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
篤袁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
賦誄弔書讚七言文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
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貲殖聞
王隱字文山焉朋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
後避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新汲
縣屬頻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
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
謁者著須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
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
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
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
心恭善爲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集四十九
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

讀詩凡四十篇學者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教宇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
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勖勖勉也
勗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過邁行也
哀我經營旅力靡及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弱冠靡所底立禮記曰
弱冠之歲無所底成立也於赫我祖伊尹也高宗命傅說曰爾尚明保予
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武丁興
商伊宗皇王武丁殷王高宗也伊唯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推尊皇美之上謂傳
說爰作殷肱萬邦是紀亦世載德迄我顯考湯伯德績
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纘脩其道纘繼也漢之中葉俊乂式
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仲舒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
能葦淘清我濯既毛詩能葦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言誰
能弭閽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
誨我惇學爰率明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
戚詩云爰采契闊契闊謂辛苦也懈惰也戚差也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
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
不勤勵則不能昭明其道不專一則不能深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

德乃亦有敏情農自安乃其閑有暴緩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居息閑暇可能成者言必須勤之也二事謂事不二志靡成事勞我心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功也如彼兼聽則惑於言如彼兼聽則惑於言聿鮮兹哉日人當自勉脩德義學志勤學不可自放逸言其遠也少有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祑胡能有迄行遠之人婁祑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日昨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靡懈勿從事密勿勉也聿循也夕聿同始卒毛詩曰靡初勿從事終始如一也敕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敕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敕追美先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敕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敕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敕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敕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喪終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

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
僕妻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
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
告休反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千乘縣名王优章帝子也)冠加帝會
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皆莫不改觀後召詣宣福殿言政
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嘗晝夜侍帝常獨止宿臺上
晝夜不離省閨帝閒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
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
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戇瞽小生經學行
能無可紀幷緣曹遭值大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
族兼令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
介稱報恩效死誠不竟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
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
堪誠恐曠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
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敷奏惶不知所裁臣
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
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章臣

香蠭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士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刑別據奏全活甚衆郎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寬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告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佯延平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農夫食六人謂此也代耕也代水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水鮮見馮衍傳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害饑人賴之



免數月之於家所著賦戔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地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務寬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兗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實憲遏篤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二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數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及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注輔決錄在曰衆伯馬季長並遊宦唯衆不遇以壽終字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

## 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秋者其人名珍與秋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駼馬高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

物之稱號云

爲龍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奏善爲文奏或有請龔輒自載其名因并爲龔奏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謂曰作奏雖工事見安稱龔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祢廟子員學算到會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滑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冀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深非也軌法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傳曰太姜聖謙讓恭儉思盡婦道明慎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周興三丹列女傳曰太王之妃太姜者大王之妃王季之

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三子皆咸賢德大王有事焉諮謀
焉大始者王季之妃端懿莊誠莊姬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
耳不聽淫声而生文王大姒莊姬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大
姜大姒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
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
臣在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
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
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刻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
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不
好樂衛姬不聽卻之音旨輔主以禮扶君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齊身愛既晏未莫漸已糟糞
魚不叙九御差池列女傳曰周宣王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
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次生育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偏旬下始以象月
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卅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
夕凡十四夕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偏也詩曰邦國之

幸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幸謂短祚伯牖鬼侯之嫡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剖孕婦爲周武王所誅也初爲天子後爲人鬼 左傳曰蝙蝠夜飛故以比紂之惡也 非但耽色毋后尤煞不相率以檀而說幷以檀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毋后不能箝用私法爭競相勸以檀檀柄也易曰依人特椎鬼而笑後競罹禍而號哭先笑而後號號呶言初雖也 家國泯絕宗廟燋燔末嬉妃喜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譬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殊肇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以致滅亡周幽王嬖褒姒之蔽亦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 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 爲犬戎旦所殺也 如已亡殷趙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爲王吳娃死何更號主父令宮人後出者東出不得帆探雀殼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舜乳皇堯 陳后作巫卒死於外 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女敬謀毒太子被發也 故曰無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禍機事則有禍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杖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詩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鵠以爲風 風讀曰諷 梁冀見之呼騎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閒讒諫之言箴肅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史記趙高欲爲亂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邪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以法後皆陰中諸言鹿者高因陰中諸大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仰而誦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見殺之亡矣琦得脫走異後竟捕

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異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客七言凡十五篇

邕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辭魯書曰假卧注云傳趙旨坐而假寐杜私謝之曰邕孝先腹便便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邕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孔子同意邕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謝出何典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諫議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三篇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上

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求救不又祖亦悔之
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毛詩序曰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爲貴）抽心呈貌非尅非彫（彫斲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尅）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求監淫貴（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淫則辭人之賦麗以
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下



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雅毛也言其大雅君子未當爾）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
操說衡狂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
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棁杖（棁文說
曰棁大杖也音他活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
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
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
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

起析之也又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踊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益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擲也音無）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傲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

組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色而問扁鵲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知此七日寤寤必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有可觀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揚阿至妙之容臺牀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牀詳其義疑衆飛免騰馬衆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騰馬古駿馬也高誘注曰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譏言操懷恚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本單

紱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廢
樂晉元閒試鼓節作漁
陽參撾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詞之曰鼓史何
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先解袒衣杜預注
左傳曰
祖近身衣也
音女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
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作作羞也
操笑曰本欲
辱正直忘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萇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臣呂延濟一善言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
春秋魏文侯飲羣臣酒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論語
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吕氏以君不肖君也論語
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之
言也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交湧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頸書
曰何不試以臣屬屬國之官以主匈奴之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行臣之討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勁越韓安國為梁王乃發之關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曰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尚書曰賓於四門穆穆鄭玄曰
內黃令帝勑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詔東
觀書虞像以勸學者虞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
申徒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伾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也今鄚縣留侯良之後也有
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
馬著賦頌碑文誄檄戰書謁文朝凡十九篇超又
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橘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滿反少有
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
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頗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

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袁本虛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彥靈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廚也）唯善會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

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俾使也）整我皇綱董此不虔（董正也）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曰不利則戎司馬彪注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枹鼓即忘其身也）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尚書曰勖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吕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羆（大公年七十文王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整三休門生門五將者天曰文昌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圮地無舍衢地合交地無絕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爲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爲重地行山林阻澤難行之道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變之利知用兵矣人有計策六

奇五間陳平凡六出奇策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爲誰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者也生間者反報者也 揔茲三事謀則咨詢揔天地人之事而詢謀於衆 無曰已能務在求賢雅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書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廣野君廣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周公大聖石碏純叔廣野君嚴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周公大聖石碏純叔大賢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周公謀殺其子厚也鬼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宮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也 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臧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後遷

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鬻柴以讀書難燃古然字 常以禮自牧易曰君子以自牧牧養也 獨處一房如對嚴賓馬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切當時乃徙入山中閉戶靜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

爲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風聞風聲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毛詩曰既見君子）願（願爲龍爲光龍寵也）不圖遭疾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願爲龍爲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門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還之虒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固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俎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

文多遺失

鄢炎字文勝范陽人鄢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給敏也）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與栖遠趾不步局（窘迫也）舒我陵霄羽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録（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載於天録天録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已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陳平教里社

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陳孺子
之爲宰也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　韓信釣河曲韓
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淮陰城下河有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六斛
四斗曰鍾　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
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
植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
謂宜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　賈誼欲革漢
令絳侯周勃及灌嬰共毀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　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謂德行政事
文章言語也炎後風
卞和
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
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喜平六年遂死

無以或加　韓詩曰振鷺鷺于飛西雍薛君章句曰鷺鳥絜白
之鳥也西雍文王辟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
士皆絜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窮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貫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　髫剪髮爲髫也齔毀齒也及就
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
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
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
交至檃括衆合衆夫寂寥者也使讓生在
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
之尤偶近罷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
隨輩而進非所以章懿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

也傳曰函牛之鼎以亨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呂氏春秋曰函牛之鼎沸讙不得措一足焉以亨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悁已憂也橫也）竊悁（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祭之和火在前敷（鬱）燔之閒願明將軍回謀重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苦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宰有善績）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特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秋豹被風豹白色也）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醒撫劒而歡（醒酒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瑞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墨子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蓬萬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奢蘇從之謀罷偪樂聽國政所誅數百

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裔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特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斐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善楚尊事周室馳導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爲三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古謝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美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馬朗字景興魏志有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

煙心耳乃忘和平踈阿解見馬融傳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桂曳華衣方言曰桂謂之褕褘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羅衣飄飄組綺繽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趨若孤鴻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嬿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近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綩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翔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躓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揚結歌聲激揚結繞繞爾乃妍媚嫮姱修容弘雅佾佾異容恕兮神化觀者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衆記曰柳下惠魯士師之女國人不稱其貞鄙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潘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楊風舊聲於大孔）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騫於雲中（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爲板魚）比目應節而雙躍兮（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海魚出聽）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羅孤雌也）羣鳥宿焉（迷鳥宿焉羅雌也）新聲之彌隆於是衆繽已盡羣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精補曰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蘭夏處房下羅幃來清風）構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獻吳王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媚

（今君爲此臺也國人罷馬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洒宴（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間爲長夜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爲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胄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爲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建列藩於南楚兮（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殷周之兩虎（國語曰商伯大彭豕韋左傳曰虎伯虎仲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

如春風普施神武威稜如雷電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羹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嬿安也婉順也
音於願反 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
攜窕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往肉林登糟丘
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爲林也 蘭肴山積蘭肴芳蘭也椒酒淵流蘭肴芳蘭也椒酒
蕙肴兮蘭籍置椒酒中也楚詞曰
桂酒兮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
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
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湘娥堯二女舜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
羅襪齊容起鄭舞楚詞曰二八 楊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楊
曲名楚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繁手超於北里兮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魯襄
公十五年晉平公合諸侯於溴梁諸侯之大夫皆從其師曠侯曠樂大師也平公
使爲新聲北里商聲也師曠曰此亡國之聲也

驟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爲蜀郡太守
廣繁琅琊誄風移俗變琅琊郡名誄辭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年碾聖大樸碾聖之人相與言曰老聃之道以北居碾聖之山居三
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應劭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
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會理文堂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
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牆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即累遷
後爲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
名魏志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即將文學與徐
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爲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

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白詞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爲謂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波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陽南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猗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其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徐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欲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枝單珍府之實聚國營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成夫對曰國君安然以爲樂



立孟孫與共構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殺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馬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之文夏書曰念茲在茲釋事允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施設也言設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不爲利回不爲利疚左傳爲利回不爲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

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邦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解狐其讎也 勃鞮成勃鞮晉寺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郤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告之難告之言曰 呂郤之難告之文公後竟成之也 初傳瑕以順厲爲敗左傳言鄧厲公為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及大陵穫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乃遂殺傳瑕也 管蘇以人情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私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頹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北新城屬涿縣 告

國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爲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 諡法無良曰厲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子囊楚令尹名也 大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 國語楚靈王子圍爲章華之臺作舉對曰君爲觀臺費財用盡烏牟穀敗烏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无宇之子也乾溪之役申亥曰吾父再于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目召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反以殉鄢陵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其衆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義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已疢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季武子公弥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弥為馬正其後公弥

州鄢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

使舍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

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南

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書於帛以自資常疾

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

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

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

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馬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
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
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語也
子食之以平其心同
左傳史伯對鄭桓公語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
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比阿黨也
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
左傳楚王老侵晉左傳襄三十一年而喪先君故君歌乎
主社稷
襄廿三年傳襄三十一年傳襄三十生十
失先君之緒覆楚

夙心寧當慢慨加於所天
平恕也尊敬壹故謂為所天
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言報曰君學成師
範行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
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軫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
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違懸心違
師之以責下賤
樫髮垂接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樫髮以接天下之士
高可敷歡墳典
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
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
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恂恂恭順貌
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是

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諱君勞壽章之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思士謂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馬融注云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不遇故見孟子）今壹自謹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屏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去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己而望君門礼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輯屨貿貿而來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炙壞潰（人有四關節疢動膝炙壞潰十二節）請假它日乃奉其情輒誦未既永以自慰遂去不顧

既出往造河南尹年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數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延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馬不識見暴勝之曰竊伏河濱承暴公子舊矣）今方遇而忽然謂（謂壹以壹名也）奔入端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謂通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

婁極轍而去熱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
相明者矣琛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厲恐復見欺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淚盡繼之以血陟乃與弟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逡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異承清誨以釋遲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稱尊吏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徹平其

燃拋可以燃也音徒旅反前書音貫誼曰指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當今之熱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揄馭知辨其虫奸閃揄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女則尊榮寵而見納用揄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羌胡之荒歲勻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堂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門辭俳優屈曲依媚之貌杭辭高九辯直之統也依媚者見親故昇堂辯直者見弃故窮所宜效唾勻成珠褐懷金玉簡兼愚化為勇老子曰皆寓言也秦客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福懷玉言勉甲戮而懷德義也楚辭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
民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也
君憂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此是
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亥
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
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
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鄧禹食其長揖漢王今揖
三公何嫌何怪哉前書鄧禹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祖高祖孫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遂止杜預
注同遠
景懼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
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
莫有過之若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驩觀

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
我憐昔齊我南今振我西西恊韻音先
密恩內以書齊心外以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
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鬼以舒其怨憤
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駮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
世不能救世涸亂賞罰豈足徵時清濁奢儉時禍
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奢奢音奢孔注云奢泰也
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算計生民之命唯
利已而自足于茲今情偽萬方疲詔日熾剛克

消亡紙痏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王有病召醫破痏潰痤者得車五乘子豈紙痔邪何得車之多也痏偃僂也痤音才戈反痏音衣宇反槀反拇拍親狎也偃蹇反俗立致名殃偃蹇驕貴也慢逐物曰富月昌捷健也慢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野癃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今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峻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峯吹之言言焚讒巨豈不思夫君門以九重猛犬言信以迎吠閉而不通信音鋸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忽異涉海之失地積薪而待其度哉遇當熏鋦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壹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趙盾也宣二年秋晉趙盾與靈公飲桑下而餓人示眜明有卧餓人宣孟與脯二束不食問其故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在此願遺之宣孟又與之脯二束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母嗜肉遂去橐脯與之續也趙氏子孫也秦名越人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入使割其胸以砭刺之太子蘇扁鵲謂子陽曰吾能生之子陽曰會有閒太子復見史記設衆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

張升　劉梁　鄭炎　高彪　禰衡

唐章懷太子賢注　趙壹　邊讓　侯瑾　張超



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故湯大升少好學多闚覽而任情不羈閑步邑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



然而糒脯出乎車軨軨車輢間橫木說文軨車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鍼凡鍼之法右手執之左手承之此運手爪也鍼音之林反地彈而怒之橈而下之此運手爪也橈音女教反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彼肉允所謂遺仁遏神眞所宜傳而著之余畏栝不敢班班顯言班班明貌竊爲寫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穽也穽陷獸檻也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繫矰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殼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殼引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畏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

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
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
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爲兄弟也）仕郡爲綱
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議
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
讀曰促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丙吾聞好善狹之人何爲來升侵逸而
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郭讜魏陰之田
其憂詩喜風同俗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
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爲己身豈以父近而異



唐章懷太子賢注

| | |
|---|---|
| 譙玄 | 李業 |
| 劉茂 | 温序 |
| 彭脩 | 索盧放 |
| 周嘉 | 范式 |
| 李善 | 王忳 |
| 張武 | 陸績 |
| 戴封 | 李充 |
| 繆肜 | 陳重 |

雷義
戴就
向栩
劉翊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是録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人之好尚不同或為或否各有所適）公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

范冉
趙苞
諒輔
王烈



夫行成於一介之善亦稱於強御（強御謂劉戩御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陳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協式張劭也）踰義陵險死生等於殺身（李賢注形李固言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尚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置也）載之則貫玉行俱絶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云爾

謝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

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即帝始作期門之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常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出入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微行亦然故有期門之名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不得天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父之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好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賤內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紀云宮人曹偉能及詩義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

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大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即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衛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

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緩易姓名間竄歸家（間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稱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



貢父先太守爲請述之玄遂隱藏山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誥守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義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從容爲慶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侍中（侍中官名秩六百石）

太常守臣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元始平帝年也）會

王其權攝業以病去官州郡之命太守
劉焉辟之業乃載病詣門候怒出教曰賢者不
避害達節遠禍歎姜射而遠業名稱故欲
與之為治而反託疾爭人今詐代養病欲殺之客有
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不得濟命也夫子曰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調則風雨順此兩人未得志於趙簡之也則君子重傷其類者乎丘奚為哉方正王弄以業為酒士王
欲者近已乃出之因舉方正王弄以業為酒士王
病不之官徙山谷絕音三年州
之世又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
業固疾不起數年述蓋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
特奉酒奉詔命以劾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
賜之以藥融強言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
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
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
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情
疑悁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
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
恐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何乃誘公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父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睿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褒其閭盆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犍陽令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襲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公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憑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待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涼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竟病卒

劉茂字子衛大原晉陽人也少孤獨侍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湟陽令



湟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北音阻　會王

弁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
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
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
暮俱奔孟縣（今幷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
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
觸冒兵刃緣山負食長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
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
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
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
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未整據嚴險而陳虜遂乘勝
聽顯踧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
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
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憘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
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
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剏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
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屬平河也）與賊合
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莱所
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貢心洞胥即死東郡大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三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成弓理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脅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

漢將因以節槌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守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序主簿譚導從事主忠持屍歸歛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郡平侯相喪序告之曰父客恩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及舊塋馬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

季札漢改曰毗陵

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宇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甲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文時更名都尉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發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胖見文苑傳衡衡傳朱雲攀折毀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上方斬馬劒斬張禹欲殺之雲攀折檻西京雜記云楸攀折毛檻自非

賢君焉得忠臣本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旨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君督行郡國太守存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

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
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
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
守之命遂前就斬使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
人輿之見於南宮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
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
郡吏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

燕以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有詔
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
燕手劒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
撓當下檻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菜於汝墳也）豈可以刀鋸之餘下
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
仕郡為主簿王莽末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
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部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
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

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郡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怖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武武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武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覩孺子也孺子維子也乃共刻期日後期之至元伯具以白母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武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郭君章殿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交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交得欲誰

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孚而卒式慙夢見元伯玄冕纓屣履而呼白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來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大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麻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眾攀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

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疾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交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

沙上計椽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
應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
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名也式
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道平騎迎式道之騎引式見而
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
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裾遊集帝學吾豪國恩
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匿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
曰侯贏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
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
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年矣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糾景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守監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



君士之宜豈爲富貴哉式物縣代嵩高以爲死備未
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勵行街中子弟皆服其
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
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
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
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
武中疫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
貧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深隱匿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

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
備嘗艱勤績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
跪請曰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績年
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
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
拜善及績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
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
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灑掃姊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
舍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
仁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忳字少林忳音純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
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
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
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即藁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
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繒被復憤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
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莫忳入它舍
主人見之喜曰今食肉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

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
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
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
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
卿乃葬之大恩又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
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
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
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舉茂才除鄢令到官至亭舍亭長曰亭有鬼數
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
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
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
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爲潛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
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
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
冤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
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
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
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
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乃學
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酹泣而還太守
返因哀慟絕命
陸績字公紀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閎字子
春建武中為尚書令婆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
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績幼孤仕郡
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王奐使績於都亭賑民
順天意令天地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
訴告恩澤盡在輔令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
誠懇到未亡感徹輔令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
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爰弟以自環（爰弟單也）
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晻合須
臾大雨一郡霑洽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昭字子相頴川頴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
而不有其惠會行於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遭
赴師喪遇寒冰車跡頓絕道路阻凶見而謂曰君憤
然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

而去季禮喜其子相也後故到賴陰還所假廬墳
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應聘命何南
种拂臨郡聘為功曹姻以拂名公之子拂高之子也乃為
起馬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故任之陽翟貴綱恃權
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姻問曰程氏
之禁何姻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
以明府聽之則彼使俾言遂不與之爭
申府則自以不孫也孫子植拂從姻言遂不與之爭
舉姻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姻散給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
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
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
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待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
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
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
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數封乃追以與
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
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
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異者公

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歡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酌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叱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為博士時舉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

常歎服馬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盛傾時無所下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備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君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昨日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肜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並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

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賊形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闚西感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辭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又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屬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

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辱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綺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綺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綺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艱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

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鄡陽人也（鄡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爲郡功曹皆握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謂者（漢官儀曰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謂者胡廣云明章二帝臨朝重七年號大謂者後人增之以廷灌晉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今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三蒼梧太守

范丹字史雲（丹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辭疾不肯自往乃遣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丹好奇節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同門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謝承書曰吳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
隨潁川荀淑寓居漢陽太守歐陽歙聞其卒 矣後爲
若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毋毋不至及免還漢
陽太守將行毋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
以待之毋見吳車徒多駐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
論於路吳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矣曰行路倉
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毋
曰子前在若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今令
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
相追將有慕貴之議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矣瞻
望弟及毋良久不顧桓帝時以毋爲萊蕪長萊無縣屬
泰山郡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
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以爲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責下
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表固
後書曰毋左右皆使兒指參得五斛隣人尹嘉遺之一斛屬
兒莫道無後知助令并送六斛言參已雜矣遂皆不敢受 或寓
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馬所止單陋有時粮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
里歌之曰毋中生麼麼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
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
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又得去就制曰毋首

自効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勑其子曰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
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
形棺足周身歛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奠禮送
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
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處中也)于飯寒水飲食
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
陵季子葬子其
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
可隱肘也隱音於斬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
子
堅李仁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
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弁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
留太守累行論論命(論洗清白守節曰貞好廉
自勉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
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
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
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
就慷慨自辨色不變容又燒鋘參使就挾於肘腋
鋘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河承天慕文曰垂令之鋘也張
揖字(云垂方也鋘音華穿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就語
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膨也)因止飲食
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

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憒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很籍受命考賞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辞安庸駭怛行無義怛忧也猶言憒習駭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



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邊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風俗通曰光祿奉常上就為上事）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川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宇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還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戮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

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
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
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
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
母對漢使伏劒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
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
葬鑒帝遣策弔慰封鄒侯（鄒今貝州縣也音式榆反）苞葬訖謂鄉
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身以全義非孝也如
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
句字作尚也）少



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
生好被髮著絳繒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
年見羅數脫巾著幘頭鄭玄注儀禮云如
今著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
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腰脇踧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
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顏淵
子貢季路并有之華或騎驢入市乞匄於人或悉
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
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
趙相又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也簡素而栩

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
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
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
消滅中常侍張讓嬖栩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
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百官志曰
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讜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
訴告郡盡在輔令郡太守改服責己爲民祈福精
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
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茭芻草也
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
臾澍雨一郡霑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
而不有其惠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
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僵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愼
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

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
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何南
种拂臨郡辟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景之子也乃為
起馬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故任之陽翟黃綱恃程
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
責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
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
以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
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佞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
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
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
葬餐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嫁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
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
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
避隙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
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
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
牛以救其乏衆人爭之翊曰視浸不救非志士也
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

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竟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由直將質之於烈或至漆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



太守公孫域子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是親哀之遺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秉方不惑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文公　郭憲　高獲

許楊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廖扶　段翳

樊英　折像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

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作易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宿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壁河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出水壇畔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 **箕子之術** 箕子說洪範五行而陳陰陽之術也 **自曠之書** 占候雜書名 **緯候之部** 緯七志有羊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九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鈐決之符** 兵法有羊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九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鏑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使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 小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圓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筵專注云筵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本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及望雲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

乱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靡馬前書武帝時李少翁來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揵馳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孫咸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大司馬貫逵以附同稱顯桓譚毋敏以兼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大詳而敬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弊或同弊音毗世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其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中世張衡爲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極執能令蓋斜其推纘元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孫明曉天官風角秘要文公少傳父術州辟從事袁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部界潛伺虛實并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纘奔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纘旦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艘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到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絶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衰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鄸丘漢改爲新鄸章帝建初四年徵求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貴窮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具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濵莽深怨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三潠堪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紀劾之官

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
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按佩刀以斬
車軹（軹在馬胃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頴川兵起乃回
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
衆諫爭不會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
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魷魚郭子橫
竟不虛也（魷魚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
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
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
（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翟方進為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
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
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灌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
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方進字子威）飴我大豆
支我芋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支作羹）反乎覆陂當復善
太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
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爲都水椽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
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
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奪較在所楊一無
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
解獄吏恐遽自晨晨驩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
以感靈本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
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官
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

歙歙下獄當斷獲冤鉄冠帶鉄鎖詣闕請歙帝雖
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欲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
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
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白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
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
遂不留時郡境大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蒙續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軼其間（軼所以遵

之礼記曰輴視馬尾也 後遂遠近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尚方診視說文曰診驗也音直忍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徵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殯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罪倫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

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縣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楚成其業也

舉孝廉爲壽張令

謝承書曰倫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後其弟娶婦兩門戶永平十五年皇發泰山流民悉還本郡蒋食五穀過壽張界飛蝗不集

稍遷荊州刺史

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徵荊州刺史入傳録見徵因誡長吏勿發舊儀荊州刺史入傳録見徵因誡長吏勿發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畢上合而朝廷數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

勲摩臣

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

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

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

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

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鄧舍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録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隷與臣從事舊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

勗臣懦弱董督也 最勵也 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
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
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君儉履約紹公儀
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被國君之祿奚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寻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
聲察實爲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
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
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
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
志存遜遁演志冥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揆之於
今超焉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蕘尚書曰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凶大也龜亦棟也 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
歷衆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論公義於衆九疇敘而未
以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
駕器非其疇疇匹也 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
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庶吾上以光
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
悚後以行春桑柔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 冀州刺史上
其儀序失中有愼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
期棄卒勑其子曰漢末喪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 時博士勃海郭

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
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
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
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到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
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繼叟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梱音子婁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扎也左傳曰削而殺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脯字今俗或作晡或作餔又音步故反）
（廣柔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傳）
有鬻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

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causes若三行使宜嚴駕馬既而趣
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
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
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包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
爲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盜賊事
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
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赦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
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

P12

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究陵浦里坑（縣屬丹陽郡坑以丹溝水也）馬跼足是以不得速（跼蹜也）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人婦女主舅姑著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其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

黨馮貴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貴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代宇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郃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宇季子清白有節慷慨好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俱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雹官至奉車都尉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其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醫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

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
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
指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
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醫
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 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
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
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
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
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
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
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君先人冢側未會入城
市太守謁焕 謁姓也 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
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
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
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
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

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周公誡子文必稼（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也）死無日矣逃死不逃富（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也死無日矣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福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鑿度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機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札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先詣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及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

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發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兗州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爲君修志銳意典籍至忘歷年身不出門鄉里稱爲通儒後將軍鄧騭聞其名遣門下賫牛酒請喬喬不肯見騭大怒曰孔子不羞委質鄧氏也喬何人哉子不羞榮禄習鄧氏之門而不應辛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賢曰謝承書曰喬字子然魯國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雖郡前後禮請喬終不詣門下給食賫服閉行人莫得知焉詔書賫牛酒常食於椅檐賣卜以自給食賫服閉行人莫得知焉帝詔公車令曰朕宗孝子閔乳養之恩玩弄禮書仍使舞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國政輔臣之不建青州被詔書遣宗

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
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筒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
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有間致牛酒至四年三月天子
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升高書奉引賜凡杖待
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
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
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
幸桐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聲言勿聽英初被
詔命愈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
談者以為失望（翰苓書曰南郡王逸著書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聖言以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
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
而子始以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
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輒下問繇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焚氏學以圖緯教授頼川陳
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寔
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

帝時以諂事貴人爲司徒陳郡郤逸學傳英業官
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
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
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及徵樊英
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以爲勵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
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
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
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
適末或踈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撞紳藻心性
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文言文
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
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
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
慷道隱逸之士也至乃誚讓遠術
敘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
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
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上

列傳卷第七十二下 方術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公沙穆　唐檀　趙彦
許曼　單颺
樊志張　董扶
韓說　華佗
郭玉　費長房
徐登　劉根
劇子訓　計子勳
左慈

上成公

甘始

王和平

王眞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祇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祇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楊舉也誅皇后兄車騎軍將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

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
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
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
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
之言如佳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
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
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猪人相欺乃取
貴直買者言賣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
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
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
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
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罷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
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
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
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
立嫡嗣其簪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告辭諫敞
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蝗蟲
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
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蝗蟲自銷百姓稱
曰神明水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秉莫不湮沒
穆明曉占候及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
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

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公旅亦陽善士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大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緩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其餘多此類云

趙彦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帥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彦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古莒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

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
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
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
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
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
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
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崇爲漢中
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
主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還見此其應也魏郡人
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

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
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
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
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
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刻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
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

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牧守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焉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竅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壬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

欲自比樂許四皓何故楊文蘭見密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蘭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飾盡意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温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訣脈法傳於世訣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訣六微之技陰陽隱惻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訣一手問所疾苦玉

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殺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齎服御衣物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醫子曰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使藥三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曰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辛官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旉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德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

皆平復他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大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垂
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腨裏上有創發數十日愈俞
愛發如此十八年迎他使視他司易察之當得腨瘭色犬一頭
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輸易計馬走犬三十餘
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抱曳計可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
不知人因取犬斷腨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二寸
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鏃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
動良久須臾不動舉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服處而無童子又
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告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
視積年他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滿布拭身體令周市
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他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
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市飲以高歷大散立愈又有婦
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必冬十一月中他令坐石槽中且
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瓶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他令滿數
至將八十瓶熱氣力烝出蒙蒙高二三尺滿百灌他乃然火漸牀
厚覆良久汗治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
中須臾頓卧他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療出他便飲藥令固破腹
視脾半腐以刀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一作喉）

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并蘿蔔酸（詩義疏曰
嶺湾水上浮萍者麤麤大謂之薸小者爲萍季春始生可糝
蒸爲茹又可醬酒也糝悉感反本草並作蘇蘸也）可取
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他言立吐一蛇乃懸於
車而候他時他小兒戲於門中遥見自相謂曰客
車邊有物狀是逢我翁也乃客進顧視北壁懸蛇
以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
不安他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
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
吏尹代告四支頭口中乾不欲聞人声小便不利他曰誠作熱食而
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他曰藏氣已絶於
內當奄忽而絶果如他言府吏倪尋李延共嘆頭痛身熱所苦
正同他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與他曰尋然
實延內實故應之宜瀉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 又有一郡
守篤病久他以爲盛怒則善乃多受其飲而不加

功無何弃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
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
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劃破腹然君壽亦不過
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
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
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
内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一升再服須臾吐出三
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
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至期病動時
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

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
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
佗曰案脈胎未去也疑有雙胎將軍以爲不然妻猶差百餘
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
血多故後兒不得出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
燥著母脊乃爲下針弃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
佗曰死胎枯燥孰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
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絶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腳
不相當言我此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
下行端直均調如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

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肉託妻疾數期不反操
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慢事猶不肯至
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　獄訊
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
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
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
初軍吏李成嘗被書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
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
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
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
與之乃故往誰知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忘言後
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
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
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謂如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謂回頸不動而迴顧也並引日吐故納新
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
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
五曰鳥（別傳曰吳普從佗受學依其方法語諸醫普今年
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如損）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有感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漆葉青粔籹散 佗別傳曰青粔籹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全其命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逐責所服食因醉說導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粔籹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絕識此者甚可恨惜 漆葉屑一斗青粔籹十四兩皆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粔籹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秘玩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義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時人也同時壽光唐虞時人者皆異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女人法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牡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鵗息 鵗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鵗毛萇注曰鵗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鵗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君重落君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

董吾早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乘乘鶴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大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弁令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辭訣白鹿從五女三十人弁令謝其鄉里親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五女三十人弁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東方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將以氣吹之釘即曜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作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歷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遇於烏傷漢水元水注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縣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可各試所能



樹樹即生蔗易曰枯楊生稊老婦得其士夫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飲前桑皮爲脯但行禁咒療病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東百姓未之知也炳乃入見之驅牛馬悟其非而棄去章安縣名回浦光武改爲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又曾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爲趙侯祠至今蚊蚋不

入洞所江南猶傳趙
侯禁治以療疾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嘗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
懸一壺於肆頭又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
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
長房之意慇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
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
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
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
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曰兩人對舉
為扛音江

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
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
而顧家人為憂也顧念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自
持使還之告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
大小舉哭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
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
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杖索懸萬斤石於心上
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
可教也復使食棄棄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
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
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
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
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
謂其父死不信之長房又往日所乘但竹杖耳乃
發家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
驅使社公或在屋柱間自憙怒人問其故曰吾責
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
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
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
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
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
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
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謹其夫人於是長房
効驗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
兩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
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
書生黃巾被裘無鼓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
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
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

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若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劇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冤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悲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廣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曰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

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頭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盖已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故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

霸城相謂曰適見鑄此已逝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劇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音蒲浪反）視若遲行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絶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高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自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

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
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
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
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
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
早晚若符契焉後操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
慈乃爲齎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
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酒
肆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
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
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
因復逐之逐入羊群操知不可得及令就羊中
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翁屈前
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詩爲事即競往赴之而
群羊數百皆變爲羖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
莫知所取嵩魏玄帝典論卻儉等事曰頻川卻儉能辟穀
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有少容盧江左
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
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復
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吏酒弘覃從受其法弘覃又過慈氣閒不
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于今人嚴峻往往問受
奄忽事於斯術也
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

聞一旦忽言日中當死
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乞而不還後歸語其
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
良久乃沒云陳實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
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
南有樂聖鄉善爲毋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
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時有
壽光侯者壽光縣也風俗通曰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
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鬼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
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
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虵長七八丈懸死其
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
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
易鎖耳帝偽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
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齊人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
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
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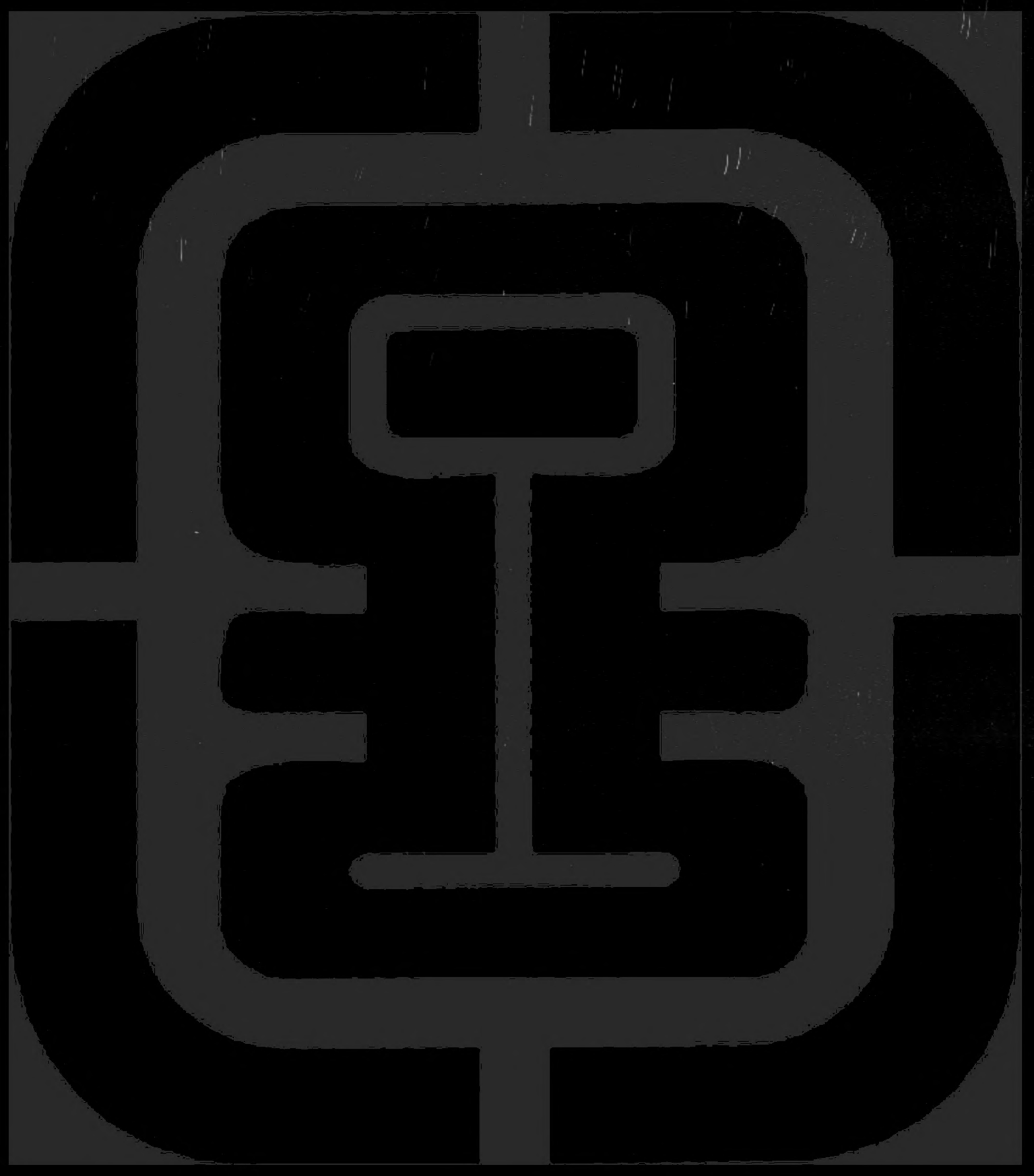
問其術而行之曹柏辯通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義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稍費帝割五刀時悔不敢也又言取鯉魚五寸師之西國兒生髀肉皆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一雙令其一著藥不投沸湯中有藥蒼耳莖鼓鰓遊行沈浮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時問言實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其巨怪者始皆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綠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能西入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崑崙山服水銀百八十年還時皆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師也道士閻有病死者識其不語便以要閻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閻爲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文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

百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歎吾下泉咽之不絕房室黃帝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歎吾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歎音朔

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搥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如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貎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下